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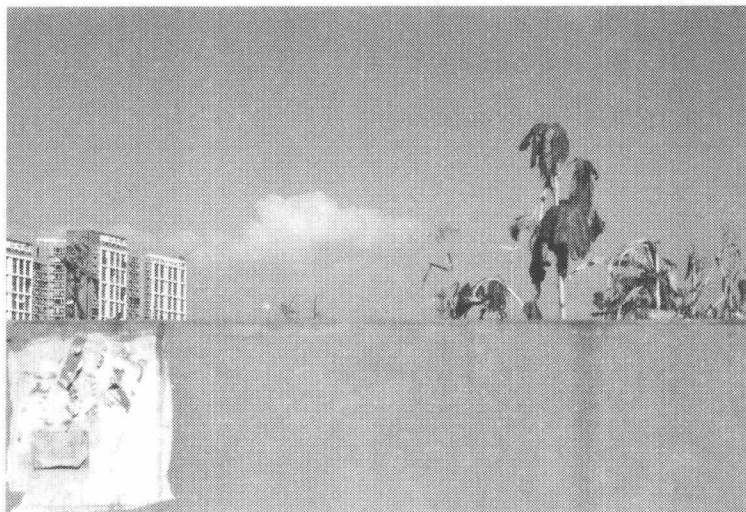
六月来临

赵大河 著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 名家新锐
经典文丛

名家新锐
经典文丛



六月来临

赵大河 著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六月来临 / 赵大河 著. —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
2011.5
(名家新锐经典文丛)
ISBN 978-7-221-09448-3
I. ①六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
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65916 号

六月来临

赵大河 著

出 品 人 曹维琼
策 划 人 杜培斌
责任编辑 陈继光 孟豫筑
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
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550001
印 刷 贵州新华印刷厂
规 格 710×1000 毫米 1/16
字 数 270 千字
印 张 17.25
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978-7-221-09448-3
定 价 29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。举报电话:(0851)6828640 6828477

本书如有印装问题,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(0851)6828477 6828390

在经验世界的两岸

——赵大河其人其文

邱华栋

我和大河曾经共事了几年，这也就是他要我写这篇序言而我不能推辞的原因。我们曾一同就职于中国青年出版社办的《青年文学》杂志，那是一家以推举青年作家、发现文学新秀为己任的杂志社。我们共事的岁月很愉快，虽然纯文学杂志越来越难办，我们每天都要为刊物的经营发愁，但是，我们对待工作非常认真。大河是一个非常优秀又很有见地的编辑，每个月都有很好的稿子被他发现和推举。我们自己也写作，我们在稿件和校样上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和时间，因为，我们都有一种对文学发自内心的热爱。那是令我们都很怀念的岁月。后来，我们相继离开了杂志社，我继续从事文学编辑工作，而他则去了一家影视公司，开始撰写各种剧本，并以《想吃麻花现给你拧》等作品让人耳目一新。可见大河有着多么坚韧的生存能力和创作能力。

赵大河是河南南阳人，我的老家也是南阳，虽然我出生和成长在新疆，但我依稀有一些关于南阳西峡县山区的儿时记忆，我的根在河南，这也是我感觉和大河很亲切的原因。大河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，比我稍大几岁，喜欢读书，眼界开阔，人非常实在、温厚和善良，他不善言辞，善于藏拙，把他那种文学天才的锐气藏得很深，实在不同于一般的北大才子。这可能和他早年的遭遇有些关系。二十年前，他毕业的时候刚好赶上中国社会比较沉闷的时期，大学分配得很不理想，到了基层一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干了几年。后来，就来到了北京，决心从事他心爱的文学创作，而北京这个地方，是包容他、接纳他的最佳场所，于是，才有了我们

共事的那几年的时光。

我对大河的作品比较熟悉,很早以前,也许是十多年前,我在一本很小的刊物上,读到了他写的一篇小说《北戴河霍乱》,题目就非常抓人。大家知道北戴河是国家行政机关的夏季办公之地,每年夏天,那里都是戒备森严的,因为,有众多党政要员都去那里休养和工作。在那么一个地方发生了霍乱,那还了得?其实,整篇小说和霍乱、和北戴河都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,大河那篇小说是一种象征和隐喻,描绘了一种复杂的、纠结在人内心的恐惧和惶惑感,是对特殊时期人的心理状态的捕捉。可见他能够将一种经验变成超验感受,并以文学的方式重新给予讲述。

今天的汉语文学,总体处于急速上升期。但是,我接触了大量的当代文学作品,在怎么写、写什么的问题上,都没有解决好。怎么写显然是一个技术问题,可是,很多作者在文学技巧,特别是小说技巧方面的观念,还停留在十九世纪的水平上。我们做编辑,经常看到的稿子,都是那种镜子一样映照现实的作品,没有章法,没有结构才能,糟糕透顶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大河的作品都有着精妙的形式感,他写作手法精妙,而且每一篇小说在写法上都有新意。例如:

《老阍与黑豆》,讲述了一个警察和一个孩子的故事,画面感非常强,有影视剧的效果,是对这个时代的拷问和质询。小说很有叙事技巧,在时间和空间的理解上小说有着独到的展示。

《少女杜兰的烦恼》,写的是一个青春期女孩所面临的生死问题。她因为知晓了一个心仪男孩的秘密而烦恼。她发过誓,要保守这个秘密,可是这个秘密保守起来对于她却如此沉重。后来,那个男孩邀请她一起自杀,对生活的种种不满也让她产生幻灭感,于是,他们一起经历了一次自杀的冒险……小说对一个面临生存意义匮乏的女人和男人的世界,做了强有力的呈现,在经验的世界里发现了经验之外的意义。

《一封电报》,写一个叫洛的人突然收到一封迟到的电报,电报语焉不详,他也不知道是谁给他发的电报。他错过了接站,到一个朋友老K那儿闲聊,被老K催眠。在催眠状态中,他回忆和想象与他有交往的三个女孩,一个是他所爱的,一个是爱他的,还有一个是发生过性关系的……小说可能深受卡夫卡的影响,在一种荒诞的情景下,表现了命运的无常和人生的无奈。

《二十万》，描写一个矿工在煤矿发生事故后死里逃生。他从矿井深处上来后，发现他被列入了矿难失踪者的名单里，家属可获赔二十万元。为了让家属得到这笔钱，他出走他乡。三年后，他整形归来，却发现妻子已与一个叫黑豹的男人结婚……然后，是几种可能性的结尾：其一是走常规的路子，他通过打官司将妻子要回来，代价是他涉嫌诈骗，将被判刑；其二是他将黑豹杀了；其三是他被黑豹杀了；其四是他重新消失，如同他没有出现一样。人性是复杂的，所以，大河以一个开放式的结局，告诉我们人生的故事有多种发展的可能性，人生就如同掷色子一样充满了偶然。

《面具》，写一个中年男人一天的经历。小说的叙事时间就是二十四小时，从梦到梦。早上他从梦中醒来，因为梦到两个小孩，颇似成语“病入膏肓”中的两个童子，就开始怀疑自己的命不长久。他到医院去检查，又看到儿子领着女友在打胎，于是跟踪了一段路程，结果跟丢了。之后，他在大街上因为偶发事件被警察误抓，在派出所待了大半天。出来后，路过车站，遇到和他一起关在派出所的小姐，两个人打了一个赌。然后，他到文化宫参加一个话剧的排练。在剧中他扮演一个将死之人（这也是他梦到两个童子的原因）……最后，小说又在梦中结束。这是一个中年男人对人生意义蓦然反思的小说，把梦境中和梦境外，现实生活和戏剧排演结合起来，将当代人的境遇描绘得十分深刻。

《六月来临》，写了三个少女之间彼此亲密无间的友情：岚过的是平淡的生活，她对自己这种生活有所不满。于是，她出门去另外的一座城市看望两个曾经的闺蜜。一个是为爱情私奔的菁菁，她的私奔对家庭是一个极大的打击，几乎摧毁了父母的生活。可她私奔之后幸福吗？这一次，岚看到了她生活的真相。另一个朋友芳芳，曾经有过轰轰烈烈的爱情，有过婆媳大战，也有成功的事业，可是和丈夫曾经的爱情却消失了，她有了情人，生活得也不幸福。这次出行，岚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。小说深入到生活的内部，让我们看到了当代女性追求幸福和理想生活的困境。

《免渡河》，写的是上世纪70年代的故事。父母离异后，父亲带着女儿来到一个名叫免渡河的小镇。在这儿所经历的一切，诗意地呈现了生存的智慧 and 坚韧以及亲情。以少女的眼光看世界，带有童话色彩。童年是天堂，天堂总是要失去的，生活中不可能没有恶。于是，小说将生活撕开来给我们看。

通过对上述作品的简单分析,我们看到,赵大河的文学修养十分深厚,非常讲究叙事技巧,对当代生活的经验世界有着极其敏锐的观察力,对这个媚俗的传媒时代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呈现。尤其是对 20 世纪西方小说的发展很熟悉,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文学流派的作品极其了解,这使他的作品在语言、语调、文本、结构等方面都非常讲究,有着手艺人的精巧和细致,匠心独具。这是我特别喜欢这本书的地方,因此,我也很兴奋地向读者朋友们推荐。

二〇一〇年夏天

目 录 /

CONTENTS

老 阍 与 黑 豆	1
少 女 杜 兰 的 烦 恼	46
一 封 电 报	77
二 十 万	114
面 具	137
六 月 来 临	171
免 渡 河	209
谁 在 谈 论 你 的 命 运	254



老阕与黑豆

1.老阕

老阕穿上风衣，勒上围脖，准备关了电视出门。他每天这个时候都要到街角盘桓两个小时，下棋，或看别人下棋，直到小学放学，他去十五小接外孙女琪琪。接送琪琪是他每天的任务。其实学校离家很近，琪琪完全可以自己上学和回家。因为去年学校出了一档子事儿，两个小学生在校门口被绑架了，学校就要求家长必须接送孩子。女儿和女婿工作忙，就把他从镇上接来，把接送琪琪的任务交给了他。其实他心里清楚，这不过是他们找的一个借口，目的是让他和他们一起住。他们觉得他退休后一个人待在镇上不是个事儿，多次劝他进城，他都拒绝了。退休本就不适应，再进城他就更不适应了。他身体健康，不需要子女照顾，进城干什么，坐吃等死吗？可是女儿女婿让他接送琪琪，他再不进城就说不过去了。在镇上，他可以穿着旧警服为人们调解纠纷，可以和几个老朋友一起喝个小酒儿，吹个小牛儿。到城里后，除了接送琪琪，他什么事也没有，寂寞得发慌，心里长满了草。渐渐地，他成了棋摊儿的常客，下下棋，或者看人下下棋，斗斗嘴，或者听人斗斗嘴，心里竟然不那么空落了。

老阕正要关电视，一低头，看到裤子上有个污点，像是滴上去的牛奶。他不是很讲究的人，但看到了，不能不擦一下。他用毛巾蘸水，三下两下就擦去了污渍。这耽搁了他两三分钟的时间。他并不知道这两三分钟将改变他以后的生活。电视机是开着的，一般来说，节目都很无聊，看不看都无所谓。他从未想到电视节目中的事会和自己有什么关系。可这会儿，他突然在电视上看到了黑豆，确切地说，是他认出了黑豆。一瞬间，他的心仿佛被一双粗糙的大手用力地揉搓了一下，极不舒服，非常难受。他想象不到黑豆竟然会落到如此凄惨的境地。

……他蜷缩在墙角，像一小堆儿肮脏的垃圾，如果不是那双眼睛，很难看出那是一个可怜的小生命。他满头疤痕，手上布满冻疮，有的已经溃烂（记者给了特写镜头），脸像是从娘胎出来就没洗过，那双眼睛也毫无光泽，如同两粒黑石子。女记者问他话，他一句也不回答，而且面无表情，搞不清楚他是聋子还是哑巴。

“这个孩子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没和我们说过一句话，我们都不知道他会不会说话，问附近的村民，村民说他不是哑巴，但就是不说话，平常也不说话。”女记者解说道。

“这样有多久了？”女记者问一个村民。

“好久了。”

“好久是多久？”

“四五年吧。”

“从出了那事，就没再听他说过话。”另一个村民道。

“他被吓傻了。”又一个村民笑道。

“是叫矮子打傻的。”一个半大小子插了这么一句，跑开了。

……

女记者面对镜头，充满同情地解说道：“这又是一个不幸的孩子，无论家长犯什么罪，孩子是无辜的，可这些无辜的孩子却遭受了太多的苦难……”

的确是黑豆！他认识这孩子。

在采访快结束时，黑豆站起来，面无表情地走了。他的背影逐渐远去，消失在一片灰暗的天空下。

老阍非常惊讶的是，这孩子的个头儿和五年前一样，也就是说，他竟然一点儿没长高！算起来，黑豆应该九岁了。五年前，他将黑豆的母亲送进监狱的时候，黑豆就是这么高，现在竟然还是这么高。是什么让一个孩子停止了生长呢？

这档节目是女记者采访几个服刑人员的子女，有的是跟着年迈的爷爷奶奶艰难度日，有的是流落街头靠扒窃为生，有的（就是黑豆）是跟着非亲非故的侏儒生活，受尽折磨……记者呼吁全社会都来关心服刑人员子女，给他们温暖，让他们能够健康地成长。

老阍关了电视之后，站那儿愣了几分钟，刚才他头脑中倏尔闪过一个模糊的念头，他没有抓住，这会儿他竭力想在头脑内部的茫茫宇宙中找回这束光，可是哪

里还有踪影？他摇摇头，感叹真是老了。

一路上，他头脑中全是黑豆小小的身影。他清楚地记得当初姚雪娥判刑之后，他特意交代村支书，要安排好她的两个孩子。后来村支书告诉他，两个孩子都让亲戚领养走了，好像一个是小孩的舅舅领养的，一个是小孩的姨领养的。黑豆怎么会到了侏儒手上呢？

姚雪娥的案子是他退休前办的最后一个刑事案件，也是他在蛇尾乡派出所当所长期间办的唯一一件凶杀案。这个案子为他的警察生涯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，也成了他吹牛的资本，用他的话说——“咱也是办过大案的人……”他吹牛的时候从没想到过姚雪娥的两个孩子，即使想到，那念头也是一闪而过，根本就没有在头脑中停留。

今天他从电视上看到了黑豆，他就再也挥不去这个影子了，无论是走路还是下棋，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，黑豆总在他眼前出现。下棋时，他头脑中突然蹦出一个声音：这事与你有关！

他愣了一下，消失在头脑内部茫茫宇宙中的那束光好像又闪了一下，但他仍然没有抓住。该你下了，老郑催促他。他回过神来，跳马。你这马是铁腿呀？老郑捣着棋盘说道。原来马别腿，竟然犯如此低级的错误，他脸红了一下，推枰认输了。本来棋局已无可挽回，他把位置让给了别人。他又看了一会儿棋，但并没往脑子里去，他还在头脑的宇宙中捕捉那束消失的光——一个模糊的念头。

去接琪琪的时候，他的思维还没有收回来，以至于琪琪到了身边他还没有看到。

琪琪问他怎么了，他说没事儿。

琪琪说他看上去像是在梦游。

“你知道什么叫梦游？”

“我当然知道了，梦游就是做梦的时候走呗……”

他看看琪琪的个头儿，比黑豆高多了，而琪琪只有八岁，比黑豆还小一岁。

吃晚饭的时候，老阉头脑中还在不断回响着那句话，这事与你有关！这事与你有关！这事与你有关！这事与你有关……这让他厌烦透顶。他想，我做错什么了？只不过是机缘凑巧，破了一件大案，惩罚了两个罪犯（姚雪娥和胡老二，他们



联手杀死了胡老大,一个被判无期,一个被判死刑)。至于罪犯的孩子,关他什么事呢?该他来负责吗?再说了,他当初还交代过村支书,让村支书安排好他们的生活,可谓仁至义尽,于公于私,他都问心无愧。

女儿小梅和女婿郑志雄看出他有心事,问他,他说没事,什么事也没有。“我能有什么事呢?”他说。

他们看他不愿说,交换一下眼神,也就不再问了。

晚上,老阕独自待在自己房间里的时候,他又将姚雪娥的案件回想了一遍,他不得不承认,这事的确与他有关。如果五年前深秋的一天他不去坡头村,一桩可怕的血案就有可能永远被掩盖了起来。那样姚雪娥和胡老二就会逍遥法外。说不定姚雪娥早就嫁给了胡老二,一家子过着平静的生活……黑豆也不会沦落到今天这个田地。

早上起来,头天消失在头脑内部茫茫宇宙中的那束光又出现了,这次是如此清晰,如同一个定格的闪电。他看清楚了,那束光——那个念头,就是:去看看这个小家伙!

他对女儿女婿说他要回趟蛇尾乡。他们问他有事吗?他说有点事,但没告诉他们是什么事。现在他不想说,因为说不清楚。他自己也不明白自己的动机。

坐上长途汽车后,他给安东所长打电话,说他要回趟蛇尾,看能不能叫小郝去车站接他一下。从县城到蛇尾的班车一天只有一趟,他怕赶不上。他当所长时,安东是副所长,小郝是司机;现在安东是所长了。安东很会来事,他说,干吗让小郝去,我去!他说老领导回来了,他就是司机,这光荣的差事哪能交给别人?

一个半小时后,老阕坐上了安东的车。安东和他开玩笑,说他进城后把弟兄们都给忘了,一会儿要罚酒。老阕说他梦里都不知回来多少次了,每次都被他们灌醉,弄得他都不敢回来了,这次就饶了他吧,他想去坡头村一趟。

那儿还是老样子,什么也没变,安东说。

他的言下之意是:那儿没什么好看的,去了只会失望。

我想去看看黑豆,他说。

你是不是看了电视?

嗯,我没想到……

我也没想到会这样。

2.黑豆

山坡上一派荒凉景象,草都干枯了,没有一点青色。一只母山羊和两只小山羊在啃着刷子一样干硬的草,啃来啃去也啃不到多少吃的,三只山羊的肚子都瘪瘪的。黑豆躺在背风的地方,漠然地看着铅灰色的天空。有太阳的时候,他整天都躺在坡上晒太阳。一边晒太阳,一边照看山羊。

他早上只吃了半个馒头,这半个馒头要管一天,到黑上他才能再得到半个馒头。他总是很饿,躺着不动会好受一些,会让他忘记饥饿。他偷过吃的,也向村人讨过吃的,但只要被侏儒发现,他就逃不过一顿毒打,侏儒会用赶羊的鞭子将他抽得皮开肉绽。更多的时候,他宁愿饿着。他已经习惯了饥饿,也知道怎样对付饥饿了。

羊路过麦田的时候总是要跑进地里偷吃麦苗,他知道羊很饿,就让它们吃上一小会儿。人们看到了,他就装作很着急的样子,用鞭子抽打山羊,将山羊赶出麦田。没人的时候,他也会偷吃几嘴麦苗,让肚子不那么瘪。

他是一个孽种,人们都这样说,于是 he 知道自己是个孽种。我是一个孽种,我是一个孽种,他心里也这样说。他爹死了后,他妈和二叔被抓了起来,他就没有家了。从那时起,人们就说他是孽种,没有人要他。起初他姨将他领去几天,家里生气,过不下去,就又把他送回来了。没有人收养他,他们说他是灾星,说他身上有血腥味,谁肯把灾星领回家,谁又愿闻血腥味呢?村里不能看着他饿死,就悬赏一百斤小麦和五十块钱,说谁收养他就给谁,人们眼红粮食和钱,可还是没人要他。这时候,矮子站了出来,他说:我要!

村支书说:矮子,你自己都顾不过来,还逞能?

矮子说:拉出来的屎,你还能再坐回去?

于是,一百斤小麦和五十块钱归了侏儒,黑豆也归了侏儒。

侏儒让他喊爹,他不喊;侏儒打他,他还是不喊。侏儒说,除非你不说话!

从那时起,人们就再也没听到他说过一句话,五年了。

侏儒还对他说:不许你长个儿,你要是敢超过我,我就把你脚砍了。

他吓坏了,从此就没再长个儿。五年了,他还是四岁时的个头儿,一毫米也没长高。

他就像一块石头或一块土坷垃,没人在意他说不说话,也没人在意他长不长高。他和一头牲畜没什么两样,其实也不全是,几乎所有牲畜都能比他得到更多的关爱。他明白这一点,所以他不拿自己和牲畜比。孽种就是孽种,就应该在地狱中活着,遭受白眼和磨难。

有一天,来了两个记者,男的扛着机器,女的对他问来问去。那女的长得很瘦,声音很好听,她不嫌他脏,也不嫌他身上有臭味,蹲在他跟前和他说话。她的目光温柔得让他想哭,但他不会哭,他早就不会哭了,侏儒打他时他就从来不哭。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几年来他就是一种表情,那就是没有表情:木然。他的身体是一个壳,既硬又厚,包裹着一个小小的跳动的心脏,一个孽种的心脏。壳是不会有表情的,人们只能看到壳,而他缩得小小的,藏在壳的最里面,他躲在那儿,不与任何人交流。侏儒打他骂他时,他只把那个壳给他,任他打任他骂,他则躲了起来,躲在壳的深处,感受不到疼痛,也感受不到辱骂。女记者问他话时,他还习惯性地躲在壳里,一句话也不回答。我是一个孽种,他怕自己一张嘴就会说出这一句话。后来他们走了,生活还是原样。

他有时会想那个女记者,想她的目光和她的声音,好多年没人那样看他,也没人那样和他说话了。他有一天还梦到了她,她从天上飘下来,站在他面前对她笑,她还俯下身来抚摸他的脸……他看清了,她竟然是妈妈,她回来了!他扑上去,想扑入她的怀抱,却扑了个空,妈妈消失了……他醒过来,脸上被抚摸过的感觉还在,但黑夜茫茫,再也看不到妈妈的身影。

老阚、安东和杨支书上山的时候,黑豆正躺在背风的地方,漠然地看着他们走近。他们在他跟前站住,显然为他而来。杨支书他认识,那个穿警服的他认识,那个老头儿他仿佛见过,但想不起来了。他们要抓他吗?他只是偷吃点麦苗,羊也只是偷吃点麦苗。有一次羊吃了王老七的麦苗,被王老七看到了,他说羊要敢再吃他的麦苗,他就叫公安来抓他。看来王老七不是吓唬他的,抓就抓吧,他

想。抓进去你就能看到你妈了，这是王老七说的。他还想进去呢，他有五年没见过妈妈了，他都忘记妈妈长什么样了。有时他能想一整天，可是也想不起来妈妈长什么样。

没有大事，支书是不会找他的，更不会带着公安来找他。当初支书带着公安到他家里，就把他妈妈抓走了。不，是他妈妈自己跟着去的，没有人抓她。但她一走就再没回来。现在轮到他了，他也不需要抓，他会自己跟他们去的。

他站起来，准备跟他们走。

三个人看着他，好像他是一个怪物。我只是个孽种，他心里说。

你就是黑豆吧？那个穿警服地问道。

他不说话，脸上表情也没有任何变化。

你住哪儿？

他还是没有任何反应，就像一根黑木桩。

黑豆，那个老头儿说，你能领我们去看看你住的地方吗？

他看了一眼在坡上啃草的三个山羊，转过身，朝家里走去。五年前侏儒领养他的时候，就占了他家的房子。这地方流过血，所以人们说他身上有血腥味，他自己闻不到，但别人能闻到。

那个老头儿显然来过他家，说，还住这儿啊？

杨支书说，还住这儿。

老头儿围着院墙跟儿的那堆石头转了转，说，这堆石头也还在。

杨支书说，没人动。

当年他妈和他二叔把他爹杀了，就埋在那堆石头下。后来警察来搬开石头，将他爹的尸体挖出来。从那时候起，就再没人动过那些石头，那时是什么样，现在还是什么样。

黑豆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：是他！

他认出老头儿就是将他妈妈抓走的警察。他今天没穿警服，但他站在那堆石头跟前的样子让他想起五年前的那个警察。就是他！他敢肯定。当初他妈妈就是跟着他走的，一走就再没回来。后来他叔叔想去把他妈换回来，却被抓住枪毙了。

他们要看他住的地方，也就是他睡觉的地方，他没有动。孽种睡的窝有什么好看的，他心里说。门没有锁，他们就自己进屋去看。侏儒的床像个狗窝，乱糟糟

的。他们以为他也睡在这张床上，和侏儒睡一起。

你睡这儿？那个警察问他。

他不敢欺骗警察，就把他们领到羊圈，往里指了指。侏儒让他睡在羊圈里，是让他看着羊，别让贼把羊偷了。羊圈里很暗，他们可能没看到他的窝，脸上有些疑惑不解。待适应了黑暗之后，他们看到了角落里有一堆麦秸和一床黑被子。被子原本不是黑色的，是因为脏才变成了黑色的，露出的棉花也早变成了黑色。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你看看我我看看你，无话可说。他们适应不了羊圈里的骚臭味，很快出来了。

你们都看到了，他心里说。

那个警察把杨支书叫到一边，也没叫远，就在那堆石头那儿。看样子他要和他说悄悄话，但声音却很大。那个警察并不在意他能听到。警察说，你都看见了？杨支书说，这个矮子太不像话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警察说，现在是啥年代，那能是人住的地方？杨支书说，我没想到会是这样……黑豆看着老头儿，他脸色很难看，一个人在抽烟，狠狠地把烟往肚里吸，再狠狠地吐出来。

3.老阉

老阉离开南阳时是一个人，回南阳时却变成了两个人：他将黑豆带回来了。路上，他一再回想当时的情景，仍然弄不明白他是如何疯掉的。他真的疯了，如果他没疯，他怎么会把黑豆带回来呢？这个浑身散发臭味，头上长疮，手上流脓的小侏儒，他该拿他怎么办呢？

尽管他在电视上见过黑豆，已有心理准备，但看到黑豆的那一瞬间他还是很震惊。黑豆穿着又脏又破的空筒棉袄和棉裤，胸前的棉袄像盔甲一样又明亮又坚硬，能划着火柴，露出来的棉花也都变成了黑色。他流着鼻涕，表情木然，头上长满脓疮，有的已经结痂，有的还在往外流脓；他的手冻得肿胀起来，仿佛在里边吹了气一般，皮肤随时都要绽开。另外，他那么小，还和五年前一样，莫非跟着侏儒生活就会变成侏儒不成？没有这样的逻辑。可是，事实如此，黑豆就站在这儿，他五年没有生长，他成了一个小侏儒。老阉感到自己的心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挤压了

一下,异常难受。

他想看看黑豆住的地方,他并不是有意识要这样做,只是一时心血来潮而已。他没想到胡老大的家如今成了侏儒的家。他熟悉那个简陋的院子,熟悉那所房子,尤其熟悉院墙边那堆石头。当初胡老大被杀死后就埋在那堆石头下边。姚雪娥和胡老二大概怕胡老大从土里钻出来,所以用那么多石头将他压住,让他不得翻身。

侏儒家里到处乱糟糟的,没有下脚的地方,很难想象侏儒是怎么生活的。开始他以为黑豆和侏儒睡一张床。当黑豆将他们领到羊圈里时,他不敢相信那里边还能住人。羊圈里臭气熏天,没有窗子,一片黑暗。他看到黑豆的所谓床铺时,他一阵反胃,几乎要吐出来。他心里有一个声音又响起来了:这事与你有关!这事与你有关!这事与你有关……他不能袖手不管,不能让一个孩子过这种连牲畜也不如的生活。安东将杨支书拉一边说话时,他在想着怎样才能改变黑豆的处境,让黑豆像人一样活着。他点上一支烟,狠狠地抽着。让安东和杨支书先交涉吧,他等会儿再出面,免得把事情弄僵,毕竟要指望杨支书,不能过于责怪他。

安东和杨支书说着说着就有点钱上了。安东让杨支书想办法,杨支书苦笑一下,说,能有啥办法?该想的办法都想了,不管用。

安东说:你是支书!言下之意,连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,你还当啥支书?

支书可稀松,杨支书顶了安东一句,就差说,农村的事你懂多少,别站着说话不腰疼。

那你的意思是让黑豆继续跟着矮子?

杨支书用沉默表示只能这样。

当听到还要让黑豆跟着侏儒,老阍心里的火一下子就蹿了起来,他走过去不假思索地说,要不,我把黑豆带走?

他本意是讽刺挖苦支书,将他一军,没想到,他给自己挖了个坑。

这再好不过了,杨支书趁腿搓绳说,这娃子有福了。

杨支书其实是在气他,说着容易,有能耐你把他弄走试试,他并没想真把黑豆撵给老阍,那怎么可能?

这不合适吧?安东拉拉老阍的衣襟,让他冷静。

没啥不合适的,都不要我要!老阍突然逞起英雄,他头脑发热,像块烙铁。